

2013年,位于莱芜辛庄镇赵家泉村的牟国故城遗址被国务院核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牟国重新回到了人们关注的视野中。一头牵着莱芜,一头牵着烟台,这个不怎么显赫的国家因千里迁徙,在山东大地上留下了许多传奇。

## 火神后裔 居牟汶河之阳

牟汶河是大汶河的重要源头之一,同时也是莱芜的母亲河。“汶”指的是下游汇入大汶河,而“牟”则是指这里曾经存在的古牟国。牟国又叫牟子国,莱芜古称“赢牟”,亦是由此得名。

牟国一脉是祝融的后裔,祝融是“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之一,相传正是祝融教会人类使用火。牟人最早的发源地应在祝融族原来居住过的地方,即今河南新郑一带,而后陆续迁徙,一支来到山东,与当地土著逐渐融合,成为东夷中的“牟夷”。

商朝对待东夷的总体战略是强力打压和武力征服,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牟人。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到商朝末年周人起兵时,殷商王朝终于要为自己昔日的傲慢付出惨痛的代价了。这一次,牟人和许多东夷族人一样,毫不犹豫选择站在了周人这边。据说牟人还直接参与了殷周大战,其部族首领担任军事要职,立下不少战功,协助周人取得了胜利。

天下平定之后,周朝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牟人就是在这时期作为盟邦被封到莱芜,建立牟国的。作为子爵之国,牟国疆域有二百华里,大约包括今天莱芜的东部、南部及新泰、沂源的各一部分。牟国的都城遗址于现在的莱芜辛庄镇赵泉村,是块山美水美的风水宝地。牟国故城居牟汶河之阳,地势平坦开阔。故城北面有座鹏山,海拔不过368米,山顶陡峭,相传曾有大鹏集于上。

如今,故城城墙的南、西两面已不见遗迹,东、北两面城墙保存略好。城墙南北长约620米,东西长约520米,面积近32万平方米,城址范围内散布着大量瓦砾和陶器残片,多为春秋时期遗物,可以大体想象当时的繁华景象。

## 硝烟不断 齐鲁长勺古战场

在经历了400多年的安定生活后,在春秋战乱时期,牟国不可避免地成为鲁国的附属国。鲁国虽然一向以秉持周礼的姿态自居,但是对待众多的依附国从来都是颐指气使。此时的牟国除了岁岁朝贡外,连内政外交也要看鲁国的脸

【山东古国系列之十九】

# 千里东迁,留下多少传奇 火神后裔牟国:

□本报记者 张九龙

色,日子过得颇为虐心。

随着齐鲁两国开始硬碰硬,牟国最后的安宁都没有了。牟国处在泰、沂一带,长期以来是齐鲁两国的战略平衡线,自然也成为两国军事博弈的焦点。齐鲁两国经常在此有军事动作,这可让牟国的老百姓遭了不少罪。

小打小闹已令人叫苦不迭,打起仗来更是举国生灵涂炭,比如著名的齐鲁长勺之战就发生在牟国境内。公元前684年,为报鲁助公子纠争夺君位之仇,齐桓公不听管仲劝阻,出动大军攻鲁,进逼鲁国曲阜。见大敌当前,鲁庄公发兵抗御,将大战战场放在了战略要地——牟国境内的长勺。

鲁庄公听从了曹刿的建议,巧妙用兵,后发制人,最终以弱胜强击退齐军,为两国换来了数年的和平。长勺之战是齐桓公争霸史上一次少有的挫折,也是鲁齐长期斗争中鲁国一次罕见的胜利,成为春秋战国十大著名战争之一,其中“曹刿论战”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

鲁国毕竟实力还是略逊一筹,再加上后来齐桓公励精图治,大力改革,齐鲁两国原有的战略平衡线最终被打破。公元前567年,齐灵公灭莱之后,没有后顾之忧的齐国掉头西扩,攻击鲁国北部边境地区,先后进行了“城之战”、“防之战”、“崔杼攻鲁”等一系列吞并战争,牟国也沦为了齐国的附庸。到齐吴艾

陵之战时,齐军已将牟国的艾邑作为战场,说明此时牟地实际已为齐国控制了。

属鲁,百姓苦;归齐,百姓苦。无论是依附于鲁国还是依附于齐国,牟国只是别国手中的一枚棋子,无论心里愿不愿意,大国发话想要借块土地当战场,牟国岂有不乖乖听话的道理?最终遭殃的还是当地无辜的平民。

## 被迫东迁 辗转千里奔半岛

虽然牟国到了如此田地,齐国还是不愿高抬贵手,又有了别的盘算。虽身处礼崩乐坏的时代,作为军事上的胜利者,往往还愿将自己摆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于是,齐国打败了几百年来的宿敌莱国后,想出个把牟国贵族迁到莱国土地去的妙招。

莱国虽然被灭掉了,但是残余的势力还在,百姓也对故国有较强的依赖心理,随时都有可能被煽动起来对抗齐国,而齐国此时又没那么多的精力一直盯守。至于牟国,虽然已是囊中之物,但牟国贵族的影响力还在,始终是个隐患,因此,齐国采用了迁移的办法来削弱他们的力量。齐王把以前莱国的一部分土地“赏赐”给了牟国贵族,让他们举家搬迁,表面上看是彰显了齐王的博大胸怀,实际上与流放边疆无异。

尽管明明知道这是个火坑,可牟人也不敢不跳,于是麻利儿卷铺盖走人,一路东去。莱芜正东是沂山,山高无路,狼虫虎豹出没频繁,牟国迁移从莱芜出发,必须绕过沂山往东走,应该是先走临朐,再往东经安丘等地,过胶莱河以后顺着渤海走廊前进。如今在安丘境内有座山叫做牟山,或与牟人东迁有关。

翻山越岭跨越一千华里的空间,牟人最终来到了烟台牟平、福山一带,在那里重建了牟国。东迁后的牟国国都故城位于烟台福山区古现镇三十里堡村南的丘陵坡地上。故城呈不规则四方形,四周城垣犹存,气势雄伟,东、南、北门痕迹清晰。细观城内,仍可看出昔日布局,南北有条中央大道,西南系官殿区,西北有监狱遗址,东北为商业区,有冶炼作坊遗址,东南角设炮台。

虽未进行过考古发掘,20世纪60年代农民整地时,已有钱范、刀币、铁犁、石磨、瓦当、陶器和冶炼残渣等出土,足以证实当年牟国国都内人烟稠密、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

最终,齐国继续扩张,一举吞并了牟国,齐国的疆土东扩到胶东半岛。牟国消失后,其国都城仍有人居住,至清代中期,才人去城塌,逐渐荒芜。

【第三只眼看水浒】

# 水浒好汉是如何过重阳节的

□刘传录

《水浒传》在真实生动地对宋江起义进行全面艺术再现的同时,还对宋朝的市民阶层做了细致的刻画。《水浒传》中就有元宵、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节的身影,节日成了推进情节发展的一个推进器。重阳节是梁山好汉聚齐后的第一个大节日,宋江借过节的欢喜气氛,把深思熟虑的招安大计搬上桌面,探出了山寨中招安和反招安的势力范围,对反招安派的干将区别对待,统一思想,为顺利招安奠定了基础。

《水浒传》生动地展示了重阳节的民俗风情,其中第七十一回写重阳节菊花会:“宋江便叫宋清,安排大筵席,会众兄弟,同赏菊花,唤做菊花之会……忠义堂上遍插菊花,各依此坐,分头把盏。堂前两边筛锣击鼓,大吹大擂,笑语喧哗,觥筹交错,众头领开怀痛饮。马麟品箫作曲,燕青弹筝。不觉日暮。”

重阳节是丰收之后祭飨天帝、祭祖的节日,重阳节与除夕、清明、中元节也是中国传统节日里祭祖的四大节日。至宋代重阳习俗更为隆重,周密《武林旧事》卷三“重九”:“都人是月饮新酒,泛茱萸菊。”梁山好汉虽处主流秩序之外,仍举行重阳节菊花会,可见对这一节日的重视。从中也可以窥探出宋朝重阳节的一些民俗。

一是赏菊。梁山上安排菊花会,以菊花布置了忠义堂,突出了菊花会的主题,要求全体头领都要出席。重阳节是一年的金秋时节,菊花盛开,遂有重阳赏菊之俗。北宋京师开封,重阳赏菊之风盛行,当时的菊花就有很多品种,千姿百态。在菊花傲霜怒放的重阳节里,观赏菊花成了节日的一项重要内容。宋朝诗人范成大的“世情儿女无高韵,只看重阳一日花”的诗句,抒发了宋人品菊饮酒的乐趣。唐朝赏菊就已成气候,孟浩然在《过故人在》中写道:“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道出人们念念不忘的是重阳节到来时要回来赏菊的心情。当然还有被宋江笑话的黄巢的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不仅描写了菊花开放在重阳节,而且展现出黄巢立志推翻唐王朝的雄心和自信。

二是头上戴菊花。宋江当场所作的《满江红》中写道:“鬓边不可无黄菊”,由此可知,即使不是出席菊花会的众头领每人都在鬓边插上了菊花,至少宋江本人是插了菊花的。重阳节头戴菊花的风俗,在唐代就已经很普遍,宋代盛行。书中记载林冲、徐宁等上层人士都有戴花的习惯。古人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戴菊花可以避难消灾。清代,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秽,以招吉祥”。这是头上簪菊的变俗。

三是喝菊花酒。宋朝重阳节已经不再是单纯祭祖的节日了,增加了美食佳酿的内容。菊花酒被看做是重阳必饮、祛灾祈福的“吉祥酒”。

赏菊花,饮菊花酒,梁山好汉排座次后度过了一个轻松快乐的重阳节。再加上“堂前两边筛锣击鼓,大吹大擂,笑语喧哗”,以及马麟又吹箫又作曲,燕青弹筝,为菊花会助兴,使菊花会更是热闹。这个看似祥和和谐的赏菊大会,却孕育着危机的到来。随着梁山的壮大,众好汉对梁山未来的出路产生了矛盾。

宋江大醉,叫取纸笔来。一时乘着酒兴,作《满江红》一词。写毕,令乐和单唱这首词曲。道是: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愿樽前长叙弟兄情,如金玉。统豺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肃。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日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梁山上的歌唱家“乐和唱这个词,正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只见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黑旋风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菊花会实际上是宋江对黄巢崇拜的折射,把自己的野心暴露给大家,遭到了实力派鲁智深、武松、李逵等人的反对,使得招安的矛盾显现出来,也给了宋江对反对派的首领各个击破的时机,最终统一了思想,开始逐步实施招安。可以说重阳节在《水浒传》中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最终让梁山集体实现了招安,也使梁山匪徒演变成梁山好汉,走上了为国效力的征途。

【老照片】

## 死里逃生后的合影

□茅永辉

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40年代末,至今保存了近70年。我来山东工作已经40多年,照片一直被悉心珍藏着。每当看到照片,我所能知晓的父母亲当年那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就会跳跃在脑海,浮现在眼前。

照片上父亲领着我大姐、大哥和二弟。当时,我们全家都在上海,父亲之前已经暗中加入了江北的队伍,从事极其危险的地下秘密工作。因为特殊的工作性质,父亲极少拍照,更不会轻易与家人拍合影。突然有一天,父亲执意提出拍全家合影。之后才知道,父亲刚刚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死里逃生:在去江北执行任务途中遭遇日伪军的追杀。当时各处封锁极其严密,父亲打算利用黄昏时分敌人相对松懈时经过盘查哨返回上海,却被察觉,就在敌人准备做进一步核实时,父亲趁机快速逃离。大约一个班的敌人紧追不舍。父亲巧妙利用当地地形与敌人周旋,最后出其不意地迂回到那个盘查哨不远的河塘芦苇丛里隐蔽了起来,却不知竟在水里浸泡隐藏了两天两夜!

这次经历后父亲执意要拍全家合影,用意不言而喻。可是,那次长时间的水里浸泡,使父亲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现在回头看,在那段日子里,别说父亲,就说母亲是如何领着我几个哥哥姐姐过日子的,也实在难以想象。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得以公开回到属于自己的组织之中,全家也随之迁移到江北,但父亲的关节炎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治疗,演变成风湿性心脏病,并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病故。

